

生活手记>>>



女孩的父亲面有难色，女孩坚定地说：“爸，我不要镇痛泵，阿姨和奶奶都说疼不疼的。”

洛阳正骨医院骨关节科的一个病房里住着7名女病人，其中年纪最大的60多岁，年纪最小的7岁。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是得了骨关节炎，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病房中第一个要做手术的女病人姓王，40多岁，性格开朗，大家都称她“王姐”。她在一次车祸中腿部受了重伤，已做了几次大手术。第一次手术时，她的股骨被截掉2厘米，现在骨关节又出了问题，做了核磁共振也不能完全确诊，专家建议，把腿打开查找病因。她实在不愿经受长期保守治疗的折磨，果断地同意手术。

进入这个病房，大家共同的话题是怎样得了病，怎样行走不便，怎样伤心郁闷甚至绝望，可王姐说起她的腿伤，脸上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别人惊讶，她说：“本来腿就不健康了，心再不健康，那就糟糕透了，事已至此，积极配合医生才是。”

一点都不疼

□崇新会

3个小时后，王姐从手术室出来，病腿两侧的两根管子不停地向外排着血水。问起情况，她说：“医生说效果不太好，将来估计得换关节。”她老公轻声问：“疼吗？”她说：“不疼。”

其他6个病人，都在关注王姐手术后的感受，特别是那个7岁的小女孩，隔一段时间就问：“阿姨，你疼吗？”王姐笑着说：“乖，一点儿都不疼，阿姨不骗你，真的。”

以后，每一个做手术的病人回来，别人问起疼不疼时，她们都和王姐的说法一样：“我原来还想着疼得受不了呢，谁知道一点都不疼。”

60多岁的老人做完了手术，麻药劲儿刚过，她就大叫起来：“哎哟，哎哟，疼死我了！”女孩心疼地问：“奶奶，您很疼吗？”老人看了小女孩一眼，喊声很快停了下来，她脸上的笑容很勉强，说话还带着哭腔：“乖乖，不疼，是奶奶不小心碰着伤口了。”从那以后，老人连一声呻吟也没有

再发出过。

最后做手术的是小女孩，她因摔倒伤了关节，关节处肿了个大包，里面已经溃脓。大家问她父亲怎么不早点治疗，他说家里没钱，现在才凑齐手术费，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医生和他商量，孩子小，是否用镇痛泵。女孩的父亲问需要多少钱，医生说也就二三百元。女孩的父亲面有难色，女孩坚定地说：“爸，我不要镇痛泵，阿姨和奶奶都说疼不疼的。”女孩的父亲对医生说：“那，不用了。”

女孩出来了，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大伙儿都很高兴。过了几个钟头，麻药的药力消失了，女孩还是笑着和大家说话，有人忍不住说：“乖乖，实在疼了，你就叫几声吧。”

女孩说：“阿姨、奶奶，我和你们的感觉一样，一点儿都不疼，骗人是小狗。”霎时，大家的眼眶都湿润了，而女孩的父亲早已泪如泉涌。

异域见闻>>>



成功或者失败，其实只在对一分一秒的把握上，多把握住一分钟，就是多把握住一分成功的希望。

留学纪事之苏格兰深度

在时针回拨那一刻

□张易喆

一直向往着去苏格兰，正巧，碰上一个好机会。

第一学期的阅读周（英国大学本科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社会科学类学生在第一、二学期均有一周时间不安排任何课程，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用来完成繁重的读书任务，称为阅读周），教我社会语言学的副教授要到位于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参加一个学术峰会。正巧，他计划在会议期间借阅读爱丁堡几所大学和市立图书馆的一些藏书。书自然无法外借，只能靠影印，于是他便在系里招募3名学生志愿者帮忙。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抒发了对苏格兰的神往之后，我终于如愿以偿。

坐了近6个小时的火车，下午时分我们到达苏格兰经济重镇格拉斯哥，在那里停留一夜，等待教授处理一些事务。晚饭后，我们3人在格拉斯哥广场四周溜达，教堂钟楼的钟声，和广场尽头一支苏格兰传统乐队演奏的风琴声合在一处，相映成趣。这时，同伴中那位英国同学突然提醒说，今天是夏令时的最后一天，10月25日，是英国进入冬令时的日子。（夏令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是当地为节约能源而规定的地方时间。在夏季人为地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冬令时多出的一小时其实是补上了夏令

时缩减的一小时。）

进入冬令时意味着，时针会在零点零分转两次；意味着，这里跟国内的时差要调成8小时；意味着，我将多拥有3600秒去想念一些人或者忘记一些事。

10月26日零点到1点，这一个小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仅仅是一个时刻、一个数字，而忘掉其时间的意义，把这一段缩成一点，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生活会变得轻松许多。

那么，在这时针回拨的一小时里，你会做什么？

我的选择是，和两个同伴钻进了与广场一街之隔的Counting House酒吧，要了3杯苏格兰高地威士忌，慵懒地趴在桌角，静静地看着冰块在杯中金黄色的酒一点点地融化。待到时钟转到1点时，举杯，将酒和冰，连同安静，一饮而尽，然后再将手表的发条回拧，让时针停在零点。同伴中那位俄罗斯裔的女孩子看着杯底的碎冰，自言自语道：“我们要是每天都能过25个小时该多好！”那位英国同伴打趣道：“上帝免费给了我们一个小时，我们3个却用这60个一分钟见证了冰块的融化。”良久，我回应道：“哪里有免费的一小时，等到明年夏令时，该还的都要还的，到时候看你们哪还有心情看冰块融化！”说着，3个人会心一笑。

可是，如果上天真的白白给你一个小时，你会做什么？

痛苦，伤心，绝望？一小时的延长只会延长这些感受。

忘却，懊恼，忏悔？一小时的延长只会让那些不愿想起的事物更加清晰。

享乐，期待，做梦？一小时的延长只会让人贪婪地希冀更多。

上天白白给了我们一个小时，我们能做的其实并不多。不是因为时间短暂，只是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未真正准备好。道理很简单，如果连手边的这一分钟都把握不好，即使真的多得到了60个一分钟，我们也会变得惘然若失。

吉卜林的《基姆》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昨天只是今天的回忆，明天只是今天的梦。”听上去很小资，这会儿想想，确实精辟。

最聪明的人，是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的人，是惜时如金的人。把希望押在下一分钟的人，其实在下注的时候，就已经输了。

然而，希望毕竟不是赌注，时间，也不会慷慨地多给谁一分钟。成功或者失败，其实只在对一分一秒的把握上，多把握住一分钟，就是多把握住一分成功的希望。在时针回拨的那一刻，我们应该选择做一个聪明的人。



夕花朝拾>>>



那篮子鸡蛋，至今仍我仍然放在床头。它们像一张张可爱的脸，充实着我的岁月。

记得刚来乡里的第一天，村长就悄悄地给我提了块腊肉。他说，村里没啥好吃的，这点儿肉，你留着，想吃的时候就切下两片炒一炒。看，那些地里都是青辣椒。

村里没有自来水。皮肤黝黑的汉子们，还没等我说话，就帮我挑来了两大桶河水。

这是村里仅有的一条河。几百户人家吃饭、洗衣，都靠这条河。河水很凉，有股青苔上的泥土气，我实在喝不惯。

第二天，朴质的村妇给我弄来了不少野薄荷。她们说，放在水里，能去腥。

第三天，我在茂密的玉米地里给单位打了电话，说无论如何得回去。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感受过饮用水里有红色小虫的生活。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已在此地呆了半月。我不记得自己闹了多少回肚子，给单位打了多少次电话，朝家里发了多少句牢骚。

最终，我慢慢妥协了。取下房梁上那块黑

乎乎的腊肉，去地里摘了两个青辣椒，准备开开宰。村里没有煤气灶，也没有电磁炉，点的是干柴火，用的是石灶洞。

四五分钟后，村长大呼小叫地跑到我的住所，以为房子失了火。滚烫的油珠像爆开的炮仗，拼命朝我的手背上跳。结果，我失手将一大碗肥嘟嘟的腊肉全都掀进了火塘里。

没办法，村长又把班里年纪最大的女生叫了过来，吩咐她每天放学后先给我做饭。她看着那些残留在火塘边上的黑腊肉笑了，真诚的眼睛，像反射着阳光的河水。

不到一个月，很多孩子便学会了写作文。他们写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写田野里的老水牛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教师节那天，村里给我放了一天假。我钻进被子，从头一天夜里一直睡到第二天正午。结果，我起床推开门，就被一堆高如墙壁的野山花推了回来。

山里只有这些，村长说，孩子们为了给我

送这份礼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了。一大群人采花归来，一直站在门口等我醒来，谁也不忍心上前敲门。后来吃饭时间还没见我开门，他们才陆续散去。

我把那些鲜艳的尚且带着露珠的花搬进屋里，一朵也舍不得扔。我知道，任何一朵都是孩子们的心意。

两个月后，单位安排新的大学生进村支教，我按时返回，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他。

临行那天，所有孩子都跑来送我。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两枚热乎乎的鸡蛋，说是专程送来给我补身体的。

我提着一百多个土鸡蛋，刚转身走上山路，放学给我做饭的那个女孩忽然哭了起来。顷刻间，孩子们的哭声像崩坏了的水龙头，止也止不住。他们拉着我，拽着我，扯着我，死活不让我走。

那篮子鸡蛋，至今仍我仍然放在床头。它们像一张张可爱的脸，充实着我的岁月。